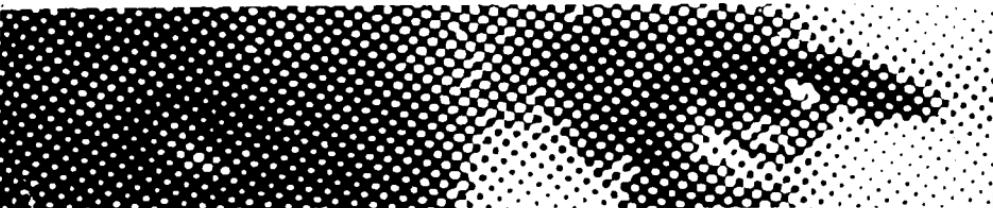


女叛谍争夺战

玻利法克斯夫人传奇

〔美〕多罗西·吉尔曼著 孙文豹 杨建新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女叛谍争夺战

—玻利法克斯夫人传奇

〔美〕多罗西·吉尔曼著 孙文豹 杨建新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据 Fawcett Crest Books 1970年版译出

女叛谍争夺战

——玻利法克斯夫人传奇

〔美〕多罗西·吉尔曼著

孙文豹 杨建新 译

责任编辑：乔虹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60,000 印张：7.325 印数：1 —— 23,500

书号：10456 · 90 定价：1.20元

新书目：86 —— 2

511 6346
L446 742
943 8797

玻利法克斯夫人，这位思维敏捷、身手不凡的女间谍，又一次不可思议地从一桩国际阴谋中死里逃生……搭乘吉卜赛人的大篷车，穿过奇异的土耳其乡城，来到一个神秘的地方。

当今小说中最扣人心弦、别具风格的女主角玻利法克斯夫人——一位迷人的女性！

——《施利夫波特时报》

开心之大作！

——《畅销书》

BYBL(48/2)

译者序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们从来华授课的加拿大讲师迪克·维森先生那里看到了这本《女叛谍争夺战》的英文本。迪克·维森先生是一位研究西方文学的专家，尤其在西方通俗文学研究领域里颇有造诣。据他介绍，多萝西·吉尔曼是美国当今颇受欢迎的通俗小说作家，她的作品以其独特的风格和魅力吸引了大批读者。《女叛谍争夺战》是七十年代多萝西·吉尔曼的畅销书《玻利法克斯夫人传奇》丛书中的一册，从中很可以窥见一些多萝西·吉尔曼作品的风采。维森先生热情地建议我们将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并且表示愿意在翻译过程中给我们以帮助。于是，我们怀着想为中国读者的案头增添一本值得一读的美国小说的念头，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完成了本书的翻译工作。

《女叛谍争夺战》是多萝西·吉尔曼塑造的一个形象——玻利法克斯夫人业余间谍冒险生涯中的许多故事之一。玻利法克斯夫人是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她的职业其实并不在情报部门，而是在新泽西州新布伦斯维克一家医院护理所。但是，这位年逾半百的寡妇生就一副不安分、好冒险的脾性，业余时间常常从中央情报局头目卡斯坦尔斯先生——她的老朋友那里讨些“活儿”做做，而且居然还往往能够出奇制胜，令对手哭笑不得。

《女叛谍争夺战》的故事发生在六十年代的土耳其。我们知道，土耳其地处西亚北部，占据黑海与地中海之间的唯一通道博斯普鲁斯海峡，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其战略地位的重要可想而知。历史上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为控制土耳其，曾发动过多次俄土战争。而西方各列强出于同样的目的，也不断染指土耳其。二次大战后，该国成了苏美两强明争暗斗的战场。土耳其因其国力较弱，素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软腹部”之称，故苏、美两家在争夺对它的操纵权上，谁也不肯轻易罢手。一九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当权者杜布切克，下决心采取了一系列攘外安内的措施，以期摆脱苏联的控制，结果却引来了苏军的坦克。杜布切克精心培植的“布拉格之春”也便随之夭折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发生，震撼了全世界，也使整个世界局势出现了许多微妙的变化。在世界霸主这把诱人的交椅面前，苏、美两家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一些占有欲极强的西方国家也在暗暗地使劲。美国除了在核武器方面加强了和苏联的竞争之外，还努力争取西亚及东欧各国，试图挖苏联的墙脚。而苏联自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后，更加感觉到了她的“兄弟国家”的离心倾向。于是，制订了一系列对策，以对付美国对东欧各国的拉拢和威胁。在这种情势之下，当然谁也不愿放弃任何可以了解别人的机会，因为谁都清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适合一切竞争。各国情报机构为获取敌方乃至友方的情报，而煞费苦心，使出了浑身解数。《女叛谍争夺战》正是这些情报机构的一场交锋，而玻利法克斯夫人在这场交锋中，扮演了一个喜剧性的角色。

故事从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写起：苏联老牌女特工玛格

达·法莱雪－赛宝某日突然衣衫褴褛地出现在伊斯坦布尔英国领事馆内，要求得到避难权。当夜，她又神秘地失踪了。这条新闻使伊斯坦布尔一下子成了情报战的一个战场——为寻找玛格达和攫取玛格达可能带有的重要情报，许许多多面目各异的间谍人员纷纷涌向那里。一场血腥的竞争正在悄悄地、残酷地进行着。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首战不利的情况下，派出了在“特工界”默默无闻的玻利法克斯夫人。玻利法克斯夫人带着一团疑问领命飞往伊城，下车伊始便险遇不测。然而九死一生、历尽艰险之后，她终于完成了使命。

无疑，本书具有一般同类小说的惊险，故事也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而且就此而言，尚比一般同类小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多萝西·吉尔曼的难得还不仅于此。通俗文学的爱好者都知道，一本比较成功的通俗小说，必须起码做到可以吸引读者，也即具备其趣味性。而一般通俗小说的弊病也常常容易犯在这一点上：不少这一类小说家为了追求故事的离奇、惊险而任意驱遣书中的人物，人为地制造奇险场面，使我们感到他的人物只是为惊险而生、为惊险而亡，毫无灵气。但在多萝西·吉尔曼的小说里，例如在本书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这种现象。探其根由，也就是我们认为多萝西的高明处：她在注重著作的趣味性的同时，还努力使作品更多地具有艺术的鉴赏价值。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小说艺术上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作者着力刻画了几个主要人物，这些人物性格发展的脉络比较清晰。在小说中，玻利法克斯夫人的形象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这位心地善良而又乐于冒险的妇女阴差阳错地被卷入情报战的漩涡之后，经过一连串的变

故，似乎在她的奇特的“业余爱好”方面越来越得心应手了。在刻画玻利法克斯夫人时，小说作者始终把握着一个基调，这就是：一方面她是一个不成熟的间谍，另一方面她又具备了非凡的智慧和勇气。这就使围绕着她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充满了喜剧性。当一分钟前还想置她于死地的对手，眼见得快要丧生于汽车的爆炸之中时，她居然会对自己的同伴失声叫道：“快去救他们！”这种与她间谍的身份很不相称的善良本性显得可笑又可爱。而当她身边所有的男子汉都在踌躇不决的时候，她却能毅然提出一个大胆而周密的计划，这种练达和果敢着实令人敬佩。一句话，她不象一般同类小说的主人公那样，每每逢凶化吉、勇往直前，而是一个有着更多地接近普通人特点的人物。作者似乎想告诉人们：象玻利法克斯夫人这样的妇女在生活中到处可见，而之所以唯独她有此非凡的业绩，只不过是因为偶然的机遇而已。实际上，作者在本书中塑造的所有人物形象都在力求使读者相信这一点。玛格达·法莱雪-赛宝从事情报工作数十年，历尽腥风血雨，尝遍个中三昧；正当其在谍报领域里非常走红的时候，她却突然叛逃，准备脱离这个曾极大地满足过她的冒险世界。为什么呢？用她的话说，“我（赛宝）对暴力、变化无定和背叛感到厌倦了，对老是孤零零地一个人——如果有个人在我身边，我就感到不是他要背叛我，就是我要出卖他……我现在除了想平静地生活外，没什么别的打算。我要种种花草，看着它们成长；我要生活在阳光里，想美好的东西，有真正的朋友。”一个看破红尘的女间谍形象跃然纸上！从法莱雪-赛宝这个形象的塑造上，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出作者的匠心，那就是，她在描绘书中一群间谍形象时，

首先想告诉读者的是他们是人，同样具有普通人的一切合情合理的想法，也具有与一般人相同的弱点；其次才使读者确信他们是些出类拔萃的特工人员，有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处境。这种处境或多或少地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常人难以理解的变态心理。

在众多的“正面形象”里，另一个饶有趣味的人物是科林·拉姆齐。这个年轻的英国小伙子出身于一个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显贵家庭，但他却与自己的家庭犹如水火不可相容。他讨厌养尊处优的生活，他看透了周围人们相互维系的唯一纽带是金钱和名利。他要追求另一种他以为是有价值的生活，并且渴望着爱、渴望着友情，但是现实生活又每每把他的希望击得粉碎。于是，他变得让人不可理解、变得玩世不恭起来。结识了玻利法克斯夫人又身不由己地被卷进了“法莱雪—赛宝事件”之后，虽然他始终反对暴力，但他竟欣喜地感到：从玻利法克斯夫人、玛格达乃至一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吉卜赛人身上，他发现了自己一直在寻觅的一些闪光的东西。同时，在帮助玻利法克斯夫人的过程中，科林也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价值。这样，在他的眼睛里生活就变得明朗化了。我们不得不表示倾佩的是，小说作者竟可以在这样一部薄薄的小说，而且又是这样一类题材的小说里，如此精妙地刻画了这样一个人物。从科林身上，读者或许可以体味到一些比较有头脑的西方青年人的苦恼、追求以及他们的人生观。

多萝西·吉尔曼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手段，还见于他所刻画的几个“反面角色”上。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贝洛克斯博士。这个老奸巨滑的双重间谍，由于长期混迹于土耳其上流社会，装扮出一副风流倜傥、文质彬彬的面目；而其本性则

是凶残的，是个地道的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令人叫绝的是，即使在干最卑劣、最残忍的勾当时，他居然也可以表现出十足的绅士风度。小说作者虽然对这个人物着墨不算太多，但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作者在塑造这个形象时恰到好处地应用了一些精妙的细节，而这些细节正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读过此书的人，也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多萝西·吉尔曼艺术上的功力，还见于她的构思谋篇上。作为这一类小说的特征之一，《女叛谍争夺战》可以说就是一座设计精巧、合情合理而又错综复杂的迷宫。小说悬念重重、波澜起伏，直至最末一页方使读者恍然大悟，得知事情之真结果，得察人物之真面目。仅此一点已足可令读者手不释卷了。更为难得的是，小说在语言上也不乏其可取之处：简捷、明快，十足的美国味。其幽默感极强的用语又与小说多少带有点轻喜剧色彩的情节十分和谐、统一。另外，作者丰富的地理知识、历史知识以及她的艺术素养也为小说增色不少。一些在紧张的故事情节发展中忙里偷闲地穿插着的土耳其风情、历史掌故、民间传说、宗教演义等不但起到了烘托人物、渲染气氛的作用，而且也可以使读者从中领略到不少异国情调，增添阅读的兴趣。

应该看到，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性，小说中有关战争、和平、自由、人生等问题的一些看法和某些政见，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偏颇之处。相信读者是会带着批评的眼光来阅读此书的。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力求做到通俗简洁。人物名字一般都根据《英语姓名译名手册》译出。原著无注，凡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所加。囿于水平，翻译中的缺点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许多朋友和有关方面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为此，我们谨借此序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二日

1

星期天上午，玻利法克斯夫人做完礼拜以后，在她公寓充满阳光的厨房里进午餐。她的帽子放在一边，帽子上插满了花朵，象是一座长满淡粉红玫瑰花和绿叶的小花园。近来，——实际上从开始学习徒手自卫术以来，她对帽子之类显得有点儿心不在焉，并且对很多事情都很健忘。她认为反正随时都可能再次外出，于是便总把帽子放在随手可取的地方，这就使她的脑子有了思考更重要事情的自由。譬如说，复习一下各种穴位的位置，或者怎样用手肘向上快速进击，以击倒一个假想中的对手。

不过玻利法克斯夫人向来有一种办事极有条理的天性，要是她的徒手自卫术教科书放在糖缸的右边，那么星期日版的《时代周刊》就一定在糖缸的左边。现在，在教科书与《时代周刊》之间，她首先挑选了后者，并为自己对时事的偏爱轻轻地叹了口气。她小心地打开了报纸，快速浏览了一下重要新闻的标题。

伊斯坦布尔 敌方特工求避难
英国领事馆 神秘女谍告失踪

“咦？！”玻利法克斯夫人兴奋地轻呼了一声，很快就把徒手自卫术和午餐丢在脑后。

早在几个月前，一个间谍事件的小插曲曾经象一个感叹

号深深地楔入了她很久以来平淡无奇的生活。这件事已经结束了，但她对这件事的每个侧面和细节都是十分欣赏的。它始终存在于她的脑海中，使她的感觉更灵敏，思维更活跃。这类事儿常常会叫她产生会心的微笑。当她埋头于以上这段新闻的时候，她又独自笑了。这笑，不仅仅是因为新闻人物和她一样是个女人，而且因为她差不多已有六年未能得到关于这个女人的消息了。

真是不可思议！她的脑海里马上出现了这种想法，她感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出现了一种职业性的亢奋。新闻报道还提到了这个女人的简历。为了使这段简历永远刻在她的脑海里，玻利法克斯夫人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这段文字上。

这个女人神秘而突然地出现在英国领事馆，使她一举成为新闻界注目的人物，当时她精疲力竭、衣衫褴褛，乞求得到帮助。在服了镇静剂，喝了一杯水以后，她自称是玛格达·法莱雪一赛宝。这事发生在一个夏夜的十点钟。次日早晨，她又不见了。以上的一切出自一位被震惊而又不愿过多地透露内情的领事之口。但在伊斯坦布尔却已满城风雨，到处流传着这个女人遭到绑架的小道新闻。

这就是报纸头版的一条重要新闻。玻利法克斯夫人急切地想了解法莱雪一赛宝的详细情况。给了她方便的是，有一位好事的新闻记者搜集了许多以往关于该女人的新闻片断，并加上了他本人煞有介事的推测与判断。这使曾经几乎是偶然当了短短几个星期间谍的玻利法克斯夫人受到了极大的启发。

“作为一个三十年代的世界级美人，法莱雪一赛宝和那些坏蛋们在所有正当的场合都露过面。”该报道的作者作了

这样的评论。并且附了一张法莱雪一赛宝的模糊不清的照片。照片上，赛宝长发披肩，明眸皓齿，嘻嘻哈哈地和墨索里尼在海滩上。接下来是她各次婚姻的情况：第一次她嫁给了一个法国花花公子，蜜月后的一年，此人被神秘地杀掉了（该文作者成功地作了如下的联想：他是被他的新娘谋杀的。），尔后她又嫁给了一个有钱的德国佬，此人后来摇身一变为纳粹党的高级官员；她最后的一个丈夫是一个叫法莱雪一赛宝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作家，他于一九五六年被自由战士暗杀。这以后，这个女人隐姓埋名于俄国。据说她在那里非常积极地参加了INV组织的活动。“真是个不平常的女人！”玻利法克斯夫人不由得陷入了沉思，“不过很明显，也是个无情的女人。”玻利法克斯夫人有点弄不明白，象这么个女人，当她的情人们、丈夫们跟她分手，并让她孤零零地和对以往的回忆呆在一起的时候，她考虑的是什么？而且，她不知道这个女人现在叛逃的动机又是什么？根据她一贯的生活逻辑，叛逃对她来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现在是什么原因导致她作出这样的选择呢？

玻利法克斯夫人无可奈何地把她的思绪和报纸一起丢到一旁。因为她瞥了一眼墙上的钟——已经是下午两点了。她必须在去园艺爱好者俱乐部看电影《地中海花园集锦》之前，为这个星期开一张杂货购物单。她伸手拿了铅笔和笔记本，刚开始集中注意力思考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她手里拿着本子走进起居室，在拿起听筒前，她在本子上写上了“蛋，桔子汁”。

“喂，”她心不在焉地说，又忽然想起她答应过为下星期的美术协会茶话会带一点甜饼去。

“是玻利法克斯夫人吗？”一个年青、洪亮的声音问道，“是埃米丽·玻利法克斯夫人吗？”

“讲吧！”玻利法克斯夫人说。一面小心地在本子上写上“糖，香草，核桃。”

“请稍等片刻……”

接着，另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午安，玻利法克斯夫人！我很高兴你在家。”

由于突然屏住了呼吸，玻利法克斯夫人的铅笔头一下子断了。她立刻听出了这是谁的声音，而她又料不到会再次听到这个声音：“怎么，是卡斯坦尔斯先生吗？”她亲热地大声说道，“能和你联系，真是妙极了。”

“谢谢，”他很文雅地道谢，“你一直很好吧？”

“不错，很好，谢谢！”

“那好，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问两个关于你的问题？这会节约我们俩宝贵的时间。”

“当然，”玻利法克斯夫人通情达理地说，“除了那些我想不起来的和你还没有了解到的事情。”

卡斯坦尔斯单刀直入：“我想知道，譬如说你是否会立刻有效地——或者说甚至是感兴趣地为我做另外一件事？”

玻利法克斯夫人的心开始怦怦乱跳。片刻之间就作决定不是她的特长，而且她不愿意在没有搞清楚卡斯坦尔斯先生所说的工作是什么的时候就说“我干！”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有必要在片刻之间作出决定的话，她也不会说“我不干！”“行。”她不加思索地答应下来了，这预示着她以后要为这个回答大伤脑筋。

“好，不错！”卡斯坦尔斯说，“第二个问题：你有时

间马上出来一下吗？”

“马上吗？”玻利法克斯夫人重复了一下，她为这个词的紧急含意所刺激。“马上！”当然他是不会感到有什么严重性的。

“我可以给你三十分钟。”

“来决定我能否马上去一趟吗？”

“不，是出来一次。”

玻利法克斯夫人对目前发生的事情，简直有点难以置信。她看了一眼手中的杂货购物单，然后眼光又遇到了厨房里放在台上还没收拾过的盘碟，至少这些盘碟是真实的。不过她也立刻意识到洗干净这些东西并把它们放好，至少要十分钟时间。“到什么地方去，去哪儿？”她喘着气说，“要多长时间？”

卡斯坦尔斯的声音听起来是很有耐心的，他似乎认识到了重新安排一个人的时间表所产生的震动。“这样吧，”他作了个建议，“在以后不多的几天内，你是否有什么极端重要的安排，比如说在今天，嗯，星期天嘛。嗯，或者在一个星期内有什么安排？”

“只有徒手自卫术课。”玻利法克斯夫人说，“当然还有下个星期天我打算主持一次美术协会的茶话会。”

“倒是一个有趣的结合！”卡斯坦尔斯干巴巴地说，“你确实是在说徒手自卫术吗？”

“是的，确实如此！”玻利法克斯夫人以略带自豪的口气回答，“我非常喜欢这种技艺，我甚至在想退休警官劳迈尔·布朗也会因为我的成功而目瞪口呆。”她突然打住了话头，吓了一跳，“见鬼！瞧我在跟别人讲些什么呀！我怎么

向人家解释我的——撒腿就逃？”

“因为你的旅行，你在芝加哥的媳妇会生一场病的。”卡斯坦尔斯说，“我们当然可以监听任何从新泽西州新布伦斯维克打给你儿子的长途电话，不过这是我们以后要解决的问题，相信我们能办好它的。”

“好，”玻利法克斯夫人说，同时深深地吸了口气，“那么我敢说：我最好挂上电话，准备出发。我还得做点准备，一点准备。”她有气无力地加了一句。

“二十分钟以后，会有一辆警车停在你门口。刚才你一说‘行！’命令就下达给他们了。”

“比肖普这家伙现在怎么样？”玻利法克斯夫人亲热地问道。

“嗯，同时，为这次短期旅游的方便带一个小口袋，你要在这个钟点内做好安排。祝你一路顺风！我只能给你二十分钟时间作准备！”卡斯坦尔斯似乎不愿意话题被岔开去。

“行啊！”玻利法克斯夫人气咻咻地说。她首先想到的是应该带上那件粉红色的外衣，然后是退掉预订的报纸和牛奶，再是通知看门人、劳迈尔以及哈特肖小姐……

“再见，玻利法克斯夫人！”卡斯坦尔斯说道，并且心急火燎地挂上了电话。

玻利法克斯夫人慢慢地搁下了话筒，呆呆地瞪着它看了一会儿。“嘿！”她轻呼一声，对生活变化得如此之快，感到有点儿不可思议。而后她又吃惊地叫出了声“啊呀！”她看了一眼钟，不禁一下子跳了起来，马上动手清洗那些盘碟，这使她觉得多少有点儿活可干了。当她用清水冲洗着那些东西的时候，又忽然意识到有更多的事儿要做。她飞快